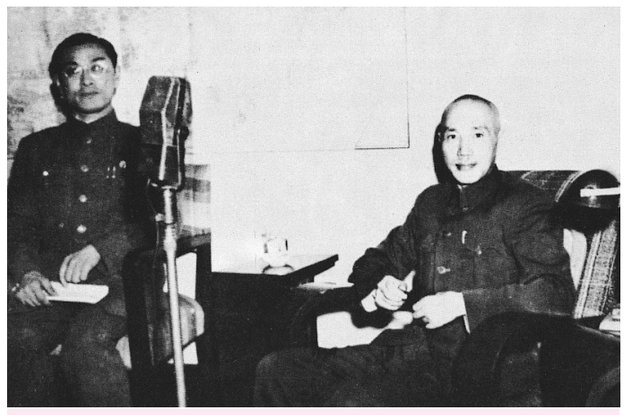
以德報怨 日僑感恩

——我軍進入僑民區時，見到列隊揮舞國旗，歡呼「歡迎國軍」，日本僑區兩邊大門，貼著二張大紅紙標語「永記蔣委員長恩德」、「向中國青年軍致敬」……

■文：王法仁　圖：國防部史編室



↑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蔣委員長在陪都重慶對全國軍民同胞廣播「不念舊惡」及「與人為善」聲明。

民國三十三年，我響應蔣委員長「一寸山河一寸血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的號召，考入青年軍二〇七師，但是才完成整訓，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日本就無條件投降了。

蔣委員長隨即宣布「不念舊惡」及「與人為善」聲明，並於三十五年春，命二〇七師自上海開往東北接收，二〇四和二〇六團負責衛戍瀋陽、長春、吉林小豐滿發電廠和撫順重大礦區、水庫等；二〇五團保護、遣返約二百萬在東北的日本僑民。當時我在二〇五團第二營六連一排擔任少尉排長，負責保護和遣返長春二個日本僑區，每區三百戶。

我軍進入僑民區時，見到民眾列隊、大隊，進入島上萬人廣場，小孩背著六公斤的小背包跟著父母。國軍遣返日僑總司令官在司令台上宣讀宣言，大意是：「日本軍閥侵略我國八年，造成我人民生命財產難以估計之損害，為化解仇恨，蔣委員長昭示對日本以德報怨，保護遣返僑民回日本，成為重建日本的力量。深盼大家要銘記蔣委員長心願，回國重建日本後，不可再侵略，中日兩國同文同種，要互助合作共建安定，祝福你們平安順利回到日本。」

讀完後由日本僑民總指揮帶領高呼：「感謝蔣委員長恩德，感謝中國人民寬恕！」上萬日僑感恩，淚流滿面，跪下伏地三分鐘，島上鴉雀無聲。如此感人場面可說是空前絕後，如當時將這場面拍攝成影片，將使中日兩國人民永世難忘蔣公的襟懷。

儀式完成，美軍將僑民背包打開消毒，然後帶領登上兩艘運輸艦。美軍在艦上巡邏，我軍在艦邊歡送保護，很多日僑都含淚依依不捨地揮別，事隔六十六年，仍令人感觸良多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法仁先生，民國三十三年入伍，曾參與八二三砲戰；五十二年轉任公職，八十一年退休，於體育器材公司服務十年後退休。

白光巨彈側記

—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，淪陷區報紙才報導說，投在廣島及長崎的是「原子彈」。

■文：若如　圖：國防部史編室

我曾經歷了二次戰爭，一是對日抗戰，一是戡亂戰爭。抗戰，我是由童年到少年；戡亂，我是由少年到白頭，戰袍一穿四十二年。

抗戰開始，我尚是個頑童，有一天在街上玩，天空出現一架白色飛機，不久又出現一架黃色飛機，我就大喊：「天上有飛機！」話聲未落，兩架飛機在天空中翻滾纏鬥，當時晴空萬里，看得清清楚楚，緊接著傳來機槍聲，還有子彈掉落附近屋頂瓦上的聲音。

「趕快回家！」父親從店裡跑出來大喊。回家前，只見一架飛機在前面飛，另一架飛機緊追在後。誰贏誰輸，我分不清楚也不知道。

那天以後，直到父親要母親和大姊帶我出城逃難，才感到戰爭來臨。離開縣城的第二天，日本人佔領了河南省沁陽縣，我們在鄉下住了一段平靜的日子，日本人開始到鄉間掃蕩。一聽說日本人來，鄉下人都往山上跑，我跟著母親和大姊在山坡上，遠遠看到日本騎兵，感覺很眇小，可是後面揚起的塵土，卻有半天高。

直到日落，才敢慢慢回到村莊，一路上，看到草蓆蓋著屍體，母親叫我不要看，怕我夜晚做噩夢。

鄉下亂，城內變得比較安靜，父親捎信要我們回到城裡。我們住的橋口街，駐守著一個日本憲兵隊，常有中國人被抓，進去的人不死也脫層皮。

日本兵對自己人也不仁慈，許多日本傷兵，假以時日應可以治癒，但離我家不遠的日本營區，每隔一段日子，就會傳出慘叫聲，膽大的人到圍牆外偷看，竟然是火葬活著的日本傷兵，慘不忍睹。

小學畢業，我到北平求學，比家鄉安靜多了，因為當年北方有股汝耕、王克敏和日本人合作，在南方有汪精衛為日本人效力，一時之間出現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、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和中華民國維新政府，最後南北合併入汪精衛的南京國民政府。日本利用這些漢奸，在日本與中國民眾間，形成緩衝地帶。

在北平的安定日子過了一年多，盟軍取得空中優勢，轟炸掃射華北鐵路上的火車頭；轟炸火車會傷到平民，掃射火車頭則可使鐵路交通陷入癱瘓。但鐵路交通中斷，讓我度過一段忍飢挨餓的日子。

大後方的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，淪陷區的報紙一概不准刊登，因而我也未感覺到戰爭。有一天，報紙頭版頭條說「米國」（日人當年對美稱謂）在日本投下「白光巨彈」，新聞形容說：「那白光在山海關都看得到。」那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七日的報紙，八月十日又刊登投下第二顆「白光巨彈」。我記得報上說「白光巨彈」投在日本，並沒說在那裡。接著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後，淪陷區報紙才報導說，投下的是「原子彈」。

二次世界大戰尚不知將延續至何時，更不知還有多少平民百姓會遭受到無妄之災。

仇恨不應記，更不該報復，但是歷史事實不容抹煞，欣逢一年一度的九三軍人節暨抗戰勝利六十六週年，希望世人記取歷史教訓，莫再重蹈覆轍，讓大家共享珍貴的「和平」果實。



↑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，重慶軍民熱烈歡慶。

【作者速寫】若如先生，政戰學校畢業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碩士，服役陸軍四十二年，任教大學二十年，著有《在美國寫社論的故事》等書，現為「中華民國專欄作家協會」會員。

中秋夜圓從軍夢

——當家人入睡後，我的心也飛到軍中，我把預先寫好的拜別信，放在枕頭上，拎著鞋子開大門，望著將沉的月亮，直奔車站。……

■文．圖：王建公

民國三十六年暑假，我們三位要好的同期畢業同學，一同到陝西寶雞報考青年軍，面試後，到營部報到，穿上軍服，感到很興奮。

兩個月後，母親透過姊夫找到我，見到連長，哭著要帶我回家，說我年紀小，等兩年後才答應我從軍，我只好跟隨母親到姊夫家。

我陪著母親在寶雞姊夫家住了一個多月，直到中秋節，弟弟從河南洛陽老家送來兩包月餅。

拜月是秋節大節目，姊姊清萍在院中朝月昇方向，擺上桃梨杏和石榴等應時水果和月餅。皎潔月亮，緩緩昇過屋頂時，母親朱梅女士請大家來「願月」（向月亮許願的習俗），母親說：「你是王家長子，奶奶最疼你。」並先後拿起桌上的小月餅和大月餅，叫我先咬一口，母親接著吃第二口，然後才請大夥吃。家鄉月餅有棗泥、杏仁、核桃和紅絲、綠絲等，非常好吃。

但是，當家人入睡後，我的心也飛到軍中，我把預先寫好的拜別信，放在枕頭上，拎著鞋子開大門，望著將沉的月亮，直奔車站。此時，二〇七師自上海開往東北接收，二〇四和二〇六團負責衛戍瀋陽、長春、吉林小豐滿發電廠和撫順重大礦區、水庫等；二〇五團保護、遣返約二百萬在東北的日本僑民。當時我在二〇五團第二營六連一排擔任少尉排長，負責保護和遣返長春二個日本僑區，每區三百戶。

我軍進入僑民區時，見到民眾列隊揮舞國旗歡呼，舉牌「歡迎國軍」，初時以為是東北同胞，卻見日本僑區兩邊大門，貼著二張大紅紙標語「永記蔣委員長恩德」、「向中國青年軍致敬」，每家門口都貼一張國旗，好像國人過年的春聯。後來才知三十四年春，俄軍攻入東北時，對日僑婦女公然施暴、搶奪財物，許多日本女子剃光頭，穿上男裝才能倖免，抗戰勝利後，若不是蔣委員長以德報怨，日僑就可能成為亡國奴。

日僑有「管理委員會」組織，每天清晨六時三十分到廣場集合，舉行升旗典禮，向我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行禮，每日並照常整理環境。

日僑大都是各單位工程師、教員和醫護人員，上、下班均由我方派車接送；至於政客、警察與地保等，則另外集中「改造」再遣返。

日僑主婦上街買菜，初時常被東北人追打。我軍乃建議日僑遣返總司令部，並出示布告，大意是說：「日本侵略是邪惡政客及軍閥所造成，善良人民是無辜的，望我東北同胞體念蔣委員長以德報怨仁道之心，不要報復無辜日本良民……。」東北同胞自此就不再追打日僑。

我們在二個僑民區各駐守二個月後，開始實施遣返。遣返之日午夜一點，我軍派大卡車接日僑到長春上火車，直開葫蘆島。他們編成小隊、分隊、大隊，進入島上萬人廣場，小孩背著六公斤的小背包跟著父母。國軍遣返日僑總司令官在司令台上宣讀宣言，大意是：「日本軍閥侵略我國八年，造成我人民生命財產難以估計之損害，為化解仇恨，蔣委員長昭示對日本以德報怨，保護遣返僑民回日本，成為重建日本的力量。深盼大家要銘記蔣委員長心願，回國重建日本後，不可再侵略，中日兩國同文同種，要互助合作共建安定，祝福你們平安順利回到日本。」

讀完後由日本僑民總指揮帶領高呼：「感謝蔣委員長恩德，感謝中國人民寬恕！」上萬日僑感恩，淚流滿面，跪下伏地三分鐘，島上鴉雀無聲。如此感人場面可說是空前絕後，如當時將這場面拍攝成影片，將使中日兩國人民永世難忘蔣公的襟懷。

儀式完成，美軍將僑民背包打開消毒，然後帶領登上兩艘運輸艦。美軍在艦上巡邏，我軍在艦邊歡送保護，很多日僑都含淚依依不捨地揮別，事隔六十六年，仍令人感觸良多。

農曆十二月初，部隊由寶雞乘火車到潼關，再行軍一六〇華里到洛陽，第四天起實施迫擊砲、步槍等武器操練和戰備訓練等。兩個月後，我第六團迫擊砲連，配屬第一營守周公廟，擊退來犯敵軍，協助後方部隊轉進。之後因大局演變，二〇六師隨軍遷臺。

三十九年，政府對青年軍舉辦檢定考試，四十年元月收到陸軍預官適任證書，但四十二年國軍實施精兵制後，轉輔導會工程總隊就業，卻於四十三年收到一份派令，奉調為「國防部警衛團少尉排長」，同一派令名單有五十多人，當時心想人已退伍，不經心地遺失派令。

七十六年開放探親，回到河南洛陽老家，親人相見，無限高興，老姊突然問：「弟弟早年從軍，當到什麼職位？」我隨口答「國防部少尉排長」。返臺後，左思右想，當年那份派令上，有許多同學、老友，至盼能和同學、老友們共聚一堂，歡度中秋。

中秋佳節將屆，兒女們在網站訂民宿，內人預購水果、月餅，準備過個浪漫的團圓夜，不禁回想起六十多年前離家別親、投筆從戎的中秋夜。

↑民國一〇〇年春，王建公、羅素嬌夫婦（左一、右一）和自美返臺的兒媳孫歡聚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建公先生，民國三十六年入伍，四十二年退伍後，曾服務於輔導會工程第三總隊和營造業，至九十五年退休。現任台北市永健長青促進協會理事長。

花好月圓人團圓

——中秋節前，有親戚來訪，帶的伴手禮常是「冬瓜糕」，外皮脆，內餡是冬瓜麥芽糖，早年的澎湖人都把它當做是中秋月餅……

■洪金鳳

中秋節，象徵美好、圓滿、幸福。自古以來，人們朗朗上口的名句，諸如「月到中秋分外明」、「月圓人團圓」、「月是故鄉明」，還有現代歌謠「月亮代表我的心」等，幸福感就蕩漾在心湖。

家鄉在隔海的那一端，我稱之為海上明珠的澎湖。每當中秋節前，有親戚來訪，帶的伴手禮常是「冬瓜糕」，外皮脆，內餡是冬瓜麥芽糖，早年的澎湖人都把它當做是中秋月餅，沒有什麼包裝，都是秤重賣的，頂多用個透明塑膠袋裝就已經很高貴了！

小小年紀，看到這麼「可口」的食品，眼睛發亮，口水猛往肚裡吞，雖然很想吃，但還是要保持「若無其事」的表情，因為媽媽說這是「禮貌」。但等到客人離開，還是不能吃，媽媽說要到中秋節的晚上，全家賞月時一起享用。

在等待的日子裡，我經常趁媽媽不在時，偷偷地打開「冬瓜糕」的袋子（那時塑膠袋只打個結，沒有現在的真空包裝），取它掉落的糕餅屑屑吃，再重新綁好袋口。那甜美的滋味，飄飄然，令人陶醉，即使多年後的今天，市面充斥著各式各樣的中秋月餅，都感覺不及那個「冬瓜糕」的「屑屑」好吃。

住在鄉間的人，雖然是「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」，但我總覺得，媽媽是個腦力和體力併行的「過動人」，每天很早起床去種田，夜裡很晚才就寢；而在魚市場工作的爸爸，也是清晨四點多上班，晚上早早入眠，所以父母能和我們姊弟對坐閒聊的時間，只有中秋節。

當我們長大到可以講故事時，就把課本裡學到的「嫦娥奔月」故事講給爸媽聽，在月光及星光下，微風飄來的陣陣花香中，刻劃出花好月圓人團圓的美麗畫面。

當生活逐漸獲得改善，弟弟和我各自婚嫁，在中秋佳節返鄉和父母團圓，雖然年過不惑的我們已是「大腹翁」、「小腹婆」，拒絕三高，不再隨「口慾」起舞，吃進高熱量的「冬瓜糕」，但我們卻在濃郁親情的包圍下，感受「月圓幸福」的溫馨。

【作者速寫】洪金鳳女士，榮民主眷，空中大學畢業，現任軍校聘雇人員。